

卢惠惠 著

GUDAI BAIHUA XIAOSHUO

JUSHI YUNYONG YANJIU

古代白话小说

句式运用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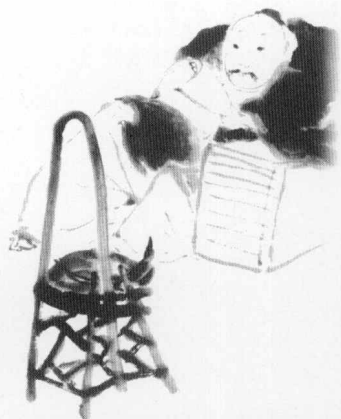


学林出版社

卢惠惠 著

GUDAI BAIHUA XIAOSHUO

JUSHI YUNYONG YANJIU



古代白话小说

句式运用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白话小说句式运用研究 / 卢惠惠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 - 7 - 80730 - 336 - 7

I. 古... II. 卢... III. 古典小说—句型—研究—中国
IV. H141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3197 号



古代白话小说句式运用研究

作 者—— 卢惠惠

责任编辑—— 王后法

封面设计—— 赵 俊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7 万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30 - 336 - 7/H. 39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作者简介

卢惠惠，1972年生，江西南康人。200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专业方向为汉语修辞语体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师。

序 Preface

卢惠惠的《古代白话小说句式运用研究》即将出版。这是一本内容厚实,特色鲜明、富有创造性的学术论著。

研究视角新颖,是《古代白话小说句式运用研究》的一个明显特色。该书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古代白话小说的句式问题,并一改孤立、静态的描写而把对句式的研究置于语言运用的动态过程,联系古代白话小说语言风格的形成和适应关系来加以考察;这样的视角是此前有关古代白话小说研究中包括语言研究中所未曾有过的。

古代白话小说在汉语史、语言学史,以及中国文学史研究上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古代白话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开启了中国文学的一种新的叙事方式,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而从汉语史及其研究的角度看,由于其中包含着从古代汉语经由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演变的种种轨迹这样重要的信息,因而更是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汉语史及其研究,所主要依据的无疑应是汉语口语,汉语自唐宋以后,口语虽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可是作为书面语,文言文还一直占着统治地位,只有在小说、戏曲等作品中采用白话。^①显然,包括宋人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章回小说、平话等在内的古代白话小说,是白话的重要资料,它在汉语史、语言学史研究上的独特性、重要性是为其他文

^① 参见蒋绍愚著《近代汉语研究概况》第11页的论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

学样式(从语言角度亦即语文体式)所无可替代的。但就历来相关的研究状况看,长期以来国内外语言学界对古代白话小说的探讨主要还集中在历史语法、词汇训诂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则还是以对于词语和语法结构格式(句式)的静态描写研究为主。而《古代白话小说句式运用研究》则是在语体学理论的指导下,联系实际运用的动态过程来考察白话小说中的各种句式,这种研究不仅关注作为语言单位的句式的静态表现,而更为重要的是关注句式这种语言单位在具体的语言情境及类型化语境中所呈现出来的动态表现和特征;由这一视角出发看古代白话小说中的句式就是静态和动态两种相互对立统一的可以互相转变的句子形式,“静态语言系统中的句法形式”一旦被“选中或加工后作为表达工具,就变成了动态言语系统中的句法修辞现象”,“同一静态单位,处在不同的情景下,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动态表现”。而该书正是在这种辩证观念的指导下分析古代白话小说中的句式问题的:在静态研究上着重分析句式的语义,而作为动态分析则以语义分析为基础以句式在语篇中的具体分布情况、语用价值、修辞效果的分析为主;在对相关句式结构作描写研究的同时,更是把句式这种语言要素置于古代白话小说整体语言风格特征形成的互动关系上进行考察,结合实际语境和功能做出解释。书中有关从线路功能对设问句的运用的解释;从教化功能对反问句的运用的解释;从功能的分化对“把、将”、“被”字句的运用的解释;对变异句式的运用的解释等,都是如此。事实证明,这种研究对古代白话小说中句式及其运用问题作规律性的揭示和解释是很有成效的:在整体性的语体风格层面,于对句式这种语法风格要素在古代白话小说语体风格形成中的作用及二者的适应关系进行科学揭示的同时,通过作为语言风格要素的句式运用上的系列性特点而由一个特定的侧面从物质性上对古代白话小说风格特征的形成原因作出了科学的解释;而在要素层面,则在对古代白话小说中的

句式结构形式进行系统描写的同时,还就白话的各种句式的形成和功能及其发展脉络作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细致的揭示和科学的解释。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改变了孤立静态描写研究的独特、新颖的研究视角,使对句式的研究与特定类型化语境和语体的适应制约关系,与古代白话小说所特具的语言风格形成问题相联系,才能对古代白话小说的句式(包括常规的和变异的)特点及其运用、分布以及相关的诸如与风格的适应规律等作出系统的深入探讨。显然,这种视角的探讨在深化白话小说句式研究的同时,对进一步深化语体发展史和汉语史、汉语语法史的研究是有其独具的意义的。

同时,还须指出的是,这种把视角集中于句式的研究,对语体学研究来说,其方法和方法论上的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语体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是找出语体类型和语体成分间的适应关系,为语体类型确定语言风格规范。而这种适应关系的揭示到最终描写出某种语体的具有独特性的语言特点体系,其研究可以并且应该是多角度的,而作为对语体类型基本特点研究上的多角度考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确定语体范围,以某类语体要素的运用特点的全面探讨为主线,集中对某种语体要素与某一语体类型的适应关系作探讨,其中对语词、句式等语体要素跟某类语体之间适应关系和运用特点的探讨就是极其重要的方面。《古代白话小说句式运用研究》所从事的即是在联系于古代白话小说语体风格及其适应关系的前提下集中对句式这一语体构成要素的研究。这一研究由对句式的微观研究着手,从纷繁复杂的现象和变化中,一方面对古代白话小说句式运用理出了头绪、条理,找出发展演变的规律,并对之作出了理论性、因果性的解释;另一方面,以对句式的微观探讨为基础,从句式这一特定的角度对古代白话小说这一语言体式所具有的特有语体基调和特点体系的形成问题作了科学的阐释说明,达到了通过微观研究以揭示语体和语言演

变规律的宏观效果。这一研究实际上展示了以某类语体要素的运用特点的全面探讨为主线,集中对某种语体要素与某一语体类型的适应关系作探讨以求全面揭示语体特点的成功范例,从语体学研究看,其方法论上的意义同样是值得重视的。

通过多侧面、全方位的研究,显示出了有关古代白话小说句式运用问题研究的一定系统性,这是《古代白话小说句式运用研究》的又一重要特色。该书所涉及的学术视野较为开阔,借鉴了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以及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等学科的前沿理论,对古代白话小说中的句式运用作了多侧面、多方位的考察,做到了形式描写和功能解释的较好结合,无论在形式描写和理论探讨上均多有创获。综观该书的研究内容,不仅涉及对古代白话小说中的常规句式,包括设问句、反问句、“把、将”字句、“被”动句的,也有对特殊的变异句式包括叠架、复指、插说、追加、倒装、省略等的分布情况、句法结构特征和运用规律、修辞作用等问题的探讨分析;不仅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两个不同方向上的对白话句式所进行的对比研究:在横向上,着重从同一历史层面上其他文学体裁句式进行对比研究,纵向上,则着重从与现当代小说的句式运用特点进行对比研究;以此为基础,就古代白话小说句式对前世的传承、自身的流变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总结,并尝试构建古代白话小说句式的系统框架;从整体性出发,该书还对句式运用在古代白话小说篇章体制程式化特征的形成和语言风格形成上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归纳,以上这些对古代白话小说所作的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研究,在极大地深化对古代白话小说句式研究的同时,实际地形成了一个有关古代白话小说句式运用问题研究的具有独特性的系统框架,这对进一步开展相关的研究无疑是极有参考价值的。

分析深刻、透辟,解释富有说服力,这是该书在理论论述上所

体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点。该书从古代白话小说受叙事特殊性制约所形成的叙事规则的特殊要求出发,对古代白话小说中句式运用的种种特点的形成作了认知性解释,指出正是由于“说话”的艺术渊源和全知全能型的叙事方式,使古代白话小说同时具有了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的双重特征,因而形成了一套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独特的叙事语言规则,并对句式的选择和运用形成了特有的要求,而白话小说句式运用上的整体特点的形成正是这种要求与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相结合的结果,见解独到,解释颇有说服力。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白话小说句式运用研究》是一部较为成功地进行了语言学与文学的交叉研究,从而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取得并解决了为单一的学科研究所未能取得的相关成果的著作。该书所显示出的学术意义关涉到多种学科领域,除了语言学其中特别是汉语史、语体学、文学语言之外,对拓宽文学研究的视野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也是该书所具有的又一价值之所在。本书作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史专业,师从孙锡信教授从事汉语史的学习和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之后在21世纪初又考入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从事修辞学和语体学专业的学习和研究,她的博士论文正是在上述不同学科的交叉点上进行研究而形成的成果;这一成果的取得是同作者长期勤奋刻苦,打下了较为厚实的学术功底分不开的。

如果要对该书作进一步要求的话,那么对于有些句式运用特点形成的解释尚可作更进一步的深入探索;此外,倘能对古代白话小说中的复句也展开研究,则有关古代白话小说句式的研究将显得更具系统性。——这正是我冀望于作者的。

是为序。

李熙宗

2007年3月3日于复旦凉城宿舍

目录

Contents

序	李熙宗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古代白话小说文体、风格、语体研究	
概况	1
第二节 研究范围及语料来源	23
第二章 古代白话小说常规句式运用研究	28
第一节 线路功能的体现：设问句运用研究	28
第二节 教化功能的需要：反问句的运用研究	44
第三节 叙述功能的分化：“把、将”字句的运用	60
第四节 表义功能的分化：被动句运用研究	87
第三章 古代白话小说变异句式运用研究	114
第一节 章句叠架现象	114
第二节 复指、插说与追加现象	132
第三节 特殊的倒装句	146
第四节 省略句的特点及功能	156
第四章 古代白话小说句式运用的共时研究	172

第一节	古代白话小说与宋元杂剧语言的相似点概说	172
第二节	动词谓语句的绝对优势地位及其运用	179
第三节	名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主谓谓语句分布及功能对比	193
第四节	感叹句与祈使句运用对比	204
第五章	古代白话小说句式运用的历时研究	212
第一节	长句、短句所占比例及其分布	214
第二节	“大肚子”长句与递加式长句	223
第六章	句式运用与古代白话小说的程式化	232
第一节	程式化的描写性语段	236
第二节	单调划一的“引导式”引言句	243
第三节	固定不变的全句附加语	245
第四节	附：陈陈相因的篇章体制	249
第五节	程式的特征及其认知功能	255
第七章	古代白话小说句式运用的语言风格功能	259
第一节	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风格特点	259
第二节	浅显俚俗风格的句式表现	281
第三节	明快活泼语言风格的句式体现	289
第四节	简约风格的句式表现	293
第五节	繁杂风格的句式表现	301
参考文献		309
附：近代汉语强度类程度副词研究		317
后记		391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古代白话小说文体、 风格、语体研究概况

中国古代各类文章都着重体制、文采,讲究辞藻美、声韵美、结构美等种种艺术形式美,有着“泛文学化”倾向,按体式标准对古代文体分类就成为比较妥贴的方法。因而自古以来,从文学、文章学角度对古代白话小说文体、风格的研究历史就要比语言学范畴的语体、风格的研究悠久且成熟得多。文体、语体与风格是不同的三个范畴,它们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现代语言学诞生以来,语言学中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大都在不同范围内和不同程度上被运用于文体风格学的研究,特别是一些有代表性的语言学思想,更是对现代文体风格学的建设与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属于语言学范畴的语言风格学便是与文体学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的一门新的学科,它们以语言因素为纽带,以同领域同功能的语体的语言特点系列作为自己的归趋。本书的研究目的即是通过研究白话小说这一文类的具体语言要素的具体运用

情况来考察其语体、语言风格面貌,并期望通过语言要素与语言风格、语体之间的适应关系来最终把握白话小说的语言风格面貌和语体特征。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对白话小说文体、语言风格、语体的发展概况以及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有个大致了解。

1.1 白话小说文体发展简况

文体,是以书面语为依据的、以写作手法的不同而形成的一种文章体式,属于文章学的范畴。我国文体学范畴的“小说”一词,经过了比较漫长的发展历程。它最早出现在《庄子·外物》中,“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庄子所说的“小说”一词与“大达”对立,与《论语·子张》中的“小道”、《荀子·正名》中的“小家珍说”比较接近,指琐屑的言谈、小道理,与后代指文学体裁的小说概念相去甚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总结为:“小说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小说”也就是指“小道理”,并非现在文体学中的概念。将“小说”作为文体学概念的最早说法出现在汉代桓谭的《新论》中:“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桓谭从它的内容、修辞、作用等方面概述了其特点,与后来人们对小说的体认相当接近。直到南北朝时期,由于志怪类作品的大量流行,人们才真正开始使用文体学意义上的“小说”一词。

小说的文体形态令人眼花缭乱,杨义先生指出:“中国小说在其自古及今的漫长发展中,文体形态异常丰富复杂。甚至令人感觉到,小说一门几乎成了文学领域众多不登大雅之堂的拉杂文体的‘收容队’,它出入于典籍和民间,收容了志

怪、传奇、笔记、话本和章回，给人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之感。”^①我国古代小说大体可划分为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四种文体类型。各文体类型的渊源和发展演变过程异彩纷呈，自“六朝之粗陈梗概”的志怪志人算起，至明初已有了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期间曾经历过两次重大变迁：一是由志怪志人变而为“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的唐人小说；二是从文言小说再变而为宋元话本。鲁迅先生评价后者为：“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变，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②后人多把唐传奇视为我国古代小说文体独立的标志：“从胡应麟到鲁迅，又到今天，唐传奇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及其作为小说文体独立之标志的历史意义，已经为愈来愈多的人们所认识。”^③但是，唐传奇只能标志古代文言小说的文体独立，白话小说的文体独立应该是在几乎一千年之后的17世纪才最终完成的。

作为小说文体中最有民族特色的白话小说，其渊薮可追踪至唐人讲唱佛经故事的变文。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过：自敦煌变文发现以后，“我们才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一个链锁，我们才知道宋元话本和六朝小说及唐代传奇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我们才明白许多千余年来支配着民间思想的宝卷、弹词一类的读物，其来历原来是这样的。这个发现使我们对中国文学史的探讨，面目为之一

① 杨义. 中国古典小说的本体论和小说文体的发生发展论[J]. 社会科学战线, 1995年第4期.

② 宁宗一. 中国小说学通论[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5年.

③ 董乃斌. 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

新。”变文的出现与佛教的盛行有关，佛教为扩大其影响，在走向民众的传习教义的过程中，向俗众宣扬教义的俗讲便在民间开始盛行。俗讲韵散相间的体式及讲唱故事的体式定型是经过口传与译经的途径共同促进发展起来的。因此吸取了讲经与俗讲传达方式的民间讲书、唱书，从寺院走向民间，是白话小说起源的关键。白话小说文体的成立，首先经过俗讲者和民间讲书艺人的口头加工，讲经僧人发其端。讲经形式的宣导开启了讲书、唱书的程式。俗讲的出现，也使讲书、唱书的故事性和叙事品格得以长足发展。^①

敦煌文献中的白话小说已初具规模，基本具备了后世说话和白话小说的形态，并给后世白话小说以深远的影响。例如《降魔变文》，其故事的开头有一种宣扬教义的开场楔子，它类似于后世短篇白话小说的入话，着力于宣讲佛祖法力；而《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之法义，用以交代并夸耀玄宗朝的宗教文化氛围等。值得注意的是，开场楔子结束之后，用一句“委被事状，述在下文”来开启下面所要讲的故事，这种以议论文字引出故事的方式，对后来话本小说用相关的诗词、议论等铺垫故事氛围以引出故事的影响痕迹已十分明显。例如，《京本通俗小说》中的《志诚张主管》在引诗议论感慨人生无常后有一段话：

如今说东京汴州开封府界身子里，一个开线铺的员外张士廉，年过六旬，须发皤然，只因不伏老，兀自贪色，荡散了一个家计，几乎作了失乡之鬼。这员外姓甚名谁，

① 孙步忠. 俗讲及民间讲书唱书促成了白话小说韵散相间体式的定型[J]. 敦煌研究, 2003年第3期.

却做出甚么事来，正是：尘随车马何年尽，事系人心早晚休。

这段文字是说话人点题的关口，也预示了即将引出的故事的主旨要意。

敦煌文献的白话小说对于章回小说的体式及内容影响也很明显。从《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李陵变文》等的故事情节趋于曲折，一个情节中有韵散说唱的配合，用“……处，若为陈说”、“……处，若为……”，“……处”等句式，将小说明显区分为几个故事片断，再将几个片段组成一个完整故事的这种结构方式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入大梵天王宫第三”、“入香山寺第四”等等，可以看到很清楚的演进痕迹，对于后来的长篇章回小说可称为一种最原初的范型，其影响颇为深远。

白话小说至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正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发生期。其时，城市商品经济逐渐兴盛发达，新兴的市民阶层在社会生活中亦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适合其要求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也随之兴盛起来，出现了反映市民生活和适应市民趣味的新的文学形式——“瓦舍伎艺”。“瓦舍伎艺”广受欢迎，演出的火爆盛况在《东京梦华录》里有记载：“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可容数千人。”宋代的说唱、曲艺和杂技等民间文艺具有相当规模，其中又以“说话”最为市民所喜闻乐见，对此，吴自牧的《梦粱录·小说讲经史》也有记载：“说话者谓之‘舌辩’……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但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也。”

对于宋代白话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以及与唐宋传奇之间的差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概括为:“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①说的便是唐宋传奇趋于衰微,因市井间新的艺文兴起而导致从传奇这种文言小说到“以俚语著书”的白话小说的重大转变过程。

“小说”,在宋代原是从属于“说话”伎艺中的一个小类,灌园耐得翁在《都城纪胜》述临安盛事,谓“说话”有四家,曰小说,曰说经说参请,曰说史,曰合生。而小说又分为三类,即“一者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拳提刀赶棒及发迹变态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是也。“说话”伎艺的好坏关键在于“说话人”的匠心独运,临场发挥,但是作为说话依据的蓝本也不可或缺,“说话”的蓝本就是最初形态的“话本小说”。“小说”后来又发展成为“说话”四家数的统称,“后来南宋亡,杂剧消歇,说话遂不复盛,然话本盖颇有存者,后人目染,仿以为书,虽已非口谈,而犹存曩体,小说者流有《拍案惊奇》、《醉醒石》之属,讲史者流有《列国演义》、《隋唐演义》之属,唯世间于此二科,渐不复知所严别,遂俱以‘小说’为通名。”因“说话”是一种坊间说唱艺术,其故事最早只依赖艺人之间的口耳来相传,直至宋元才形诸文字,即“话本”,由于这些话本还处在由口头讲说到书面阅读的过渡状态,还身兼着底本和阅读两种功能,“说书”艺术的痕迹在“话本小说”中

^①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